

ST 曙光实控人张秀根被批捕，华泰汽车 300 亿债务烂尾何解

华泰汽车多年来“不务正业”，以车圈地融资腾挪，跨界金融投资，收购上市公司资本操作，倒在经济下行周期，创始人亦身陷囹圄。



失联一个多月，引发上交所两度问询，ST 曙光（600303.SH，原曙光股份）实控人张秀根终于找到了。

据 ST 曙光近日公告，公司自 8 月中旬无法与张秀根取得联系。而张秀根在 7 月 5 日因涉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后又在 8 月 10 日因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转为批捕。

张秀根现年 61 岁，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老牌车企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泰汽车”）的创始人。2000 年，已是包头成功商人的张秀根接盘一汽集团下属山东荣成汽车厂，将其更名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华泰汽车由此诞生。

华泰汽车虽然起点不低，成立之初就与韩国现代汽车达成合作，引入“特拉卡”和“圣达菲”两款 SUV 在国内销售，但经过 20 多年发展，不仅因吃老本造成品牌逐渐没落，近年来还因涉嫌销售数量造假引发争议，最终于 2019 年爆发债务危机，近 300 亿元债务烂尾。

张秀根此番被批捕，与华泰汽车多年来“不务正业”，以车圈地融资腾挪，跨界金融投资不无关系，也最终致使了张秀根身陷囹圄。

I. 圈地成瘾

华泰汽车在天津的投资开始于 2013 年，当年该公司子公司华泰汽车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华泰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相继落户天津。彼时华泰汽车野心勃勃，曾对外公开表示，天津生产基地共占地 1129 亩，产能目标为 45 万辆整车，计划总投资 86 亿元。

据知情人士此前透露，华泰汽车在鄂尔多斯和天津的生产基地没有整车生产资质，只进行车身组装，其组装汽车铭牌显示为“荣成华泰”。而即使在 2016 年中至 2017 年中的产量高峰期，天津华泰一年时间生产汽车业只有 1 万余辆，随后产量便逐步走低，至 2018 年陷入停产，无力支付员工工资。

华泰汽车在天津还有另一家地产子公司——天津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恒通”)，为其在当地圈地的实体。2013 年 7 月，天津恒通先后斥资 4.4 亿元和 2.17 亿元拍下位于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的两宗地块——高(挂)2013-09 号、津滨高(挂)2013-10 号，面积合计 18.87 万平方米，其中 9 号地块面积 12.87 万平，包含了商服、科教性质用途。2014 年 1 月，华泰汽车参股的天津恒通华创置业有限公司再度以 8.84 亿元的高价，竞得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内 4.59 万平方米的土地，不过相关股权在 2019 年华泰汽车债务危机爆发前夕已被转让。

上述天津恒通拍下的两块土地距离天津华泰不远，但至今都未开发，而是被华泰汽车用于向民生信托、锦州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融资。2021 年 10 月，天津滨海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曾发文，称上述 9 号地块原本约定动工期为 2013 年底，后两度签署补充合同，最终至 2021 年 10 月因天津恒通原因已闲置两年，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该地块被认定为闲置用地，拟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一大型房企人士表示，房企囤地并未被严令禁止，若非企业暴雷或者关系交恶，考虑营商环境，地方政府不会轻易收回土地。比如此前恒大暴雷之后，欠缴土地出让金或超期未动工，被海口、成都、句容等多地无偿收回了土地。而华泰汽车这样完全未动工土地被收回土地的情况，金融机构手里的抵押可能将会作废，面临巨额损失。

对于天津当地政府而言，在华泰汽车身上的投入并不少，最终或也有相应损失，现在收回土地也是依规行事。据华泰汽车 2018 年财报，其当年递延收益为 1.66 亿元，其中来源最大的就是天津华泰汽车总部及汽车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补贴 9.05 亿元。此外，据查阅，2016 年，天津市财政局补贴天津华泰 1.11 亿元相关补助。

以产业圈地加杠杆融资最终倒在经济下行周期的，华泰汽车开非热例，但华泰汽车可以说用到了极致。据此前了解，华泰汽车通过汽车和发动机、自动变速箱项目之名，先后在鄂尔多斯、天津、江阴、株洲等多地圈下大片土地，项目或未实质开展、或开工后陷入停滞，但拿下大量政府补助的同时，圈下的土地都被华泰汽车转手用于抵押贷款。

2009 年，《每日经济新闻》援引鄂尔多斯政府人士说法称，华泰汽车 2006 年以 1 万元/亩的低价拿到康巴什区 6000 亩二地，还获得

10 亿元政府贷款和两个煤矿。但鄂尔多斯重金引入华泰汽车，希望打造一个汽车产业园的希望最终破灭。在 2019 年 3 月探访鄂尔多斯华泰生产基地时，看到的是荒草丛生。鄂尔多斯当地政府早在 2013 年就希望华泰汽车搬迁，最终双方因搬迁补偿款未能达成一致对簿公堂，直到 2021 年 9 月，通过诉讼裁决相关土地才重新被收归国有。

据了解情况的债权人称，华泰汽车在鄂尔多斯收回颇丰，华泰汽车低价获得的位于当地的碾盘梁和唐家会两处煤矿的探矿权，转手曾就为华泰汽车带来了至少 40 亿元现金，这也让张秀根打起了新的算盘，继而在天津等地如法炮制。

与华泰汽车曾对簿公堂的还有江阴市高新区当地政府，2014 年，江阴市高新区曾引入华泰汽车六速自动变速箱项目，华泰汽车为此在当地成立了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下称“华欧德”)。不过华欧德也并未实际运营，同样被用于向锦州银行、国开基金等融资。江阴高新区还曾因为华欧德提供担保牵涉诉讼之中，几经周折才追回了 5 亿元代偿款。

II. 入股银行、结构化发债

和此前爆雷的部分问题民企一样，为了能从银行套取大量资金，华泰汽车将投资的触角伸向了金融行业，不仅自身成立了华泰金租、华泰

汽车金融等平台自融，还斥巨资入股了北京银行、锦州银行、天津银行、包商银行、三湘银行等多家城商行。

2012年，华泰汽车就参与了北京银行定增，以35亿元拿下了3.38亿股，成为北京银行的当时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47%。在2019年暴雷后，庆拖欠厦门压际银行2.25亿元，曾被处置了部分流通股和分红，剩余股份目前处于轮候冻结之中。

华泰汽车与锦州银行牵扯更深。据此前了解，华泰汽车是锦州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伟掌控锦州银行时期引入的问题股东之一，至2018年年中。华泰汽车是锦州银行第一大内资股股东，持股比例4.68%。据知情人士所称，此前锦州银行的民企股东中，包括宝塔石化、华泰汽车、东旭集团等都在锦州银行套取过至少上百亿元的资金。

2017年时，华泰汽车计划以22.71亿元的高价收购曙光股份19.77%的股权，入主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其间一度因缺钱搁浅，最字终在2018年获得锦州银行的并购贷，收购得以于2018年9月达成。彼时华泰汽车除了将持有ST曙光的全部股份质押，还将其多个子公司及在天津、鄂尔多斯、荣城三地的土地也进行抵押，但因土地抵押物未办理抵押登记，锦州银行在后续诉讼追偿中未能享受优先受偿权。

这笔收购不到一年，锦州银行多年积弊的风险暴露，后期在监管的协

调下，引入工行、信达和长城两家 AMC 联手认购锦州银行股份，才走向重组。华泰汽车所持有的股份也悉数转让给了工银投资等机构。根据 2020 年锦州银行与华泰汽车的诉讼，锦州银行锦州解放路支行对华泰汽车彼时的并购贷款本息约 19.51 亿元。相关债权已转让给信达旗下的北京方成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汇达”)。

银行债权人还有抵押可进行变现，而信用债持有人损失更为严重。华泰汽车存量债券共“16 华泰 01”、“16 华泰 02”、“16 华泰 03”及“16 华汽 02”四只，本金规模总计 55.53 亿元，据了解，大量涉及结构化发行。

不止一位债市人一称，北京债券私募领睿曾收取华泰汽车返费，帮助华泰汽车结松化发债。“领睿前几年主要就是做了华泰汽车机一些中西部城投，当年在市场上大力推过华泰汽车的债。”有债券人士称，领睿的两位核心人物郑君与夏睿早年都出自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债券爆雷后，领睿代持和承诺回购的华泰汽车债券陷入违约，领睿不仅自身损失了本金，也被其他债券持有人连带诉讼赔偿，2022 年 3 月还因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监管处罚。

不过，领睿两名核心高管被指已金蝉脱壳，夏睿于 2020 年 4 月另起炉灶，成立了领旭(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2 年 1 月领旭又更名瑞圣源(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继续活跃于市场。基金

业协会信息显示,瑞圣源目前有 6 只产品处于存续之中,夏睿自 2020 年 9 月开始正式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领睿执行董事郑君也已退出了领睿,潜居幕后。不过,据了解,早在 2019 年 4 月,华泰汽车曾与“16 华泰 01”、“16 华泰 02”大债权人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领睿和郑君彼时对未和解协议的债务提供了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2019 年下半年华泰汽车债务全面暴雷后,领睿和郑君也遭债权人连带诉讼,已被北京市二中院列入被执行人名单。

债务爆雷后,华泰汽车的年报就停留在了 2019 年一季度,表内遗留了 338.03 亿元的债务,其中有息负债 294.23 亿元,占比高达 87.04%。多位华泰汽车债权人表示,华泰汽车债务违约三年来未有任何实质性兑付,亦未有重整作为。债权人中,暖流资管与中欧盛世资管两家私募先后于 2021 年 6 月、7 月对华泰汽车申请破产重整,后又相继撤回。

天眼查显示,华泰汽车至今作为被执行人的终本案件有百余件,执行总金额近 52 亿元。华泰汽车与其法定代表人苗小龙早已是失信人名单上的“老赖”。

III. 曙光资本运作迷局

华泰汽车并非没有谋划过自救，2017 年华泰汽车斥资收购 ST 曙光股权，期待的就是通过资本运作，将旗下资产装入上市公司，借由资本市场股票升值为债务解套。

即使在 2019 年 4 月债务危机前夕，张秀根还曾称，收购 ST 曙光股权是看中其车桥技术，收购后华泰汽车将生产轮毂电机和四驱车桥，将希望放在新能源汽车上，并称为解决后续发展资金问题，华泰汽车考虑将旗下部分优质资产与曙光股份战略重组。

这一计划并未如期实现。华泰汽车入主 ST 曙光的 2018 年，ST 曙光就陷入亏损，2019 年和 2020 年小幅盈利后，2021 年再度巨亏 4.59 亿元，今年上半年继续亏损 1.05 亿元，退市风险步步紧逼。

与此同时，逐渐式微的华泰汽车还面临来自 ST 曙光中小股东的“逼宫”。2021 年 9 月，华泰汽车公告，拟以 1.323 亿元从天津美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美亚”)收购奇瑞 S18(瑞麒 M1)、S18D(瑞麒 X1)车型的技术，用于开发生产纯电动轿车及 SUV，加快纯电动乘用车项目进展。

天津美亚系华泰汽车全资子公司，这项关联交易旋即引发其他不满，以 ST 曙光二股东深圳市中能绿色启航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下称

“深圳中能”)为首的中小股东质疑华泰汽车以高价收购淘汰资产，侵害上市公司利益。最终演变成 2022 年 5 月，深圳中能与其他六名个人股东自行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企图终止重组并改组 ST 曙光董事会，ST 曙光自然对临时股东大会效力不认可，双方当前仍在诉讼纠纷之中。

争斗之下，深圳中能 9 月向上交所举报，称张秀根早在 8 月 10 日因涉嫌诈骗罪被捕，上交所随后于 9 月 19 日要求 ST 曙光核实张秀根目前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披，由此才有了前述张秀根被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批捕的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华泰汽车还是深圳中能，两家公司都因债务逾期，所持华泰汽车股份都即将面临公开司法拍卖。深圳中能持有 ST 曙光 7.2%的股权，拍卖由西藏信托发起，日期定在 9 月 29 日，起拍价 1.6 亿元；而华泰汽车所持股份的拍卖由接盘锦州银行债权的北京汇达发起，日期定在 10 月 10 日，起拍价 4.15 亿元。